



金伟著

上册

# 执著光明

脉学专家金伟教授的传奇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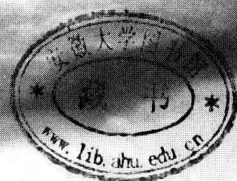
求真出版社

ZHIZHUO GUANGMING

# 执著光明

(上册)

金伟◎著



求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执著光明/金伟著. —北京:求真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80258-064-0

I. ①执… II. ①金… III. ①金伟—自传  
IV. ①K8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7574 号

**执著光明**

---

著 者:金 伟

责任编辑:王丽丽

出版发行:求真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

邮政编码:100165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552 千字

印 张:38.5

版 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58-064-0/K·8

定 价:6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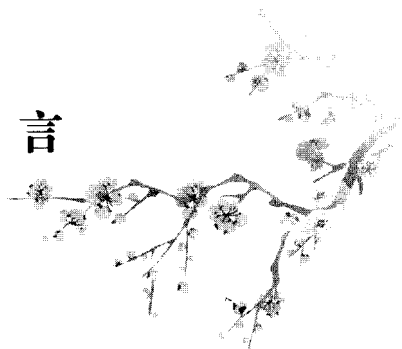
销售服务热线:(010)83895215 83895438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序 言



光明，对于正常人来说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感受，但之于我，却是一种奢求——因为我是一个盲人。

九岁一场大病后，我的眼前便成了一片黑暗，世界在那一刻坍塌。多动的童年，七彩的阳光，还有刚刚开始的学校生活，都在那一刻离我远去了。更可怕的是，想要成为一名好医生的理想瞬间也成了遥不可及的事。

痛苦，无边无际，正如黑暗无边无际。

然而，极度消沉之后我发现，理想——那儿时播下的种子却从未泯灭，它顽强地留在心底，等待发芽，等待成长。于是，我用勤奋，用比别人多十倍百倍的汗水来浇灌这粒种子。

失去了眼睛，但我要用执著去追求我今生的光明。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没有眼睛，望诊成为空谈，百般思考和探索之后，我选择了“切”诊作为突破口。当时我尚不明了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这条路到底能走多远，但我隐约地感到，这将是一条引



领我通向光明的康庄大道。

中医脉学是中华民族的医学瑰宝，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关于这一点，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该也不应忘记。但是，任何一种事物，尤其是一种经验理论，经历了悠久的历史后，若不能不断地突破自身，不断地发扬光大，就必然会走向衰退。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用西医的术语和数据来了解和掌握病情，于是，传统中医气血亏虚、肝阳上亢等笼统的表达、模糊的结论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如何将传统中医的整体观、辨证观和现代西医的数据化、准确性结合起来，从而真正地实现中、西医的优势互补，是我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

偶然间在一份资料中看到了关于血流动力学和血液流变学的介绍，才让我在黑暗中寻找到了缕曙光。血流动力学和血液流变学后来成为金氏脉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但在当时我并没有如此清晰的认识，只是考虑如果从这个角度探讨脉诊，也许能有所突破。

我从肺结核病入手，开始了在脉诊道路上的跋涉。艰难险阻，九死一生——无论用什么词汇来形容我近四十年的坎坷和磨难都不为过，但我像扑火的飞蛾，全身投入，义无反顾。

脉学是一门神奇而又迷人的学科，我沉湎其中，不能自拔。从一种病的脉象到两种再到多种病，我一点点摸索，一条条总结积累。坐着，站着，甚至走着，我的指下始终跳动着病人的脉搏。那小小的脉搏到底承载了多少人体的信息，那瞬间而逝的脉动究竟隐藏了多少秘密？在病与脉之间是否真的能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我知道，其中的秘密一旦被破译，一旦建立起病与脉的统一关系，实现根据脉搏不同点位上的变异对疾病做出准确的定性、定位、定量诊断，那将是对传统中医脉学的革命性突破。

我按照这个思路夜以继日地研究各种疾病的脉搏性状，并在临床中多方求证，效果日益显现出来。这些新的尝试使临床的诊断准确率大为提高，尤其是那些我研究得比较全面、比较透彻的疾病，已基本实现了病灶

的定性、定位、定量诊断。

此后，每当我准确地描述出患者的病情时，病人们总是吃惊得难以置信：

“真没见过这样诊病的，仅凭三个指头就把病查得清清楚楚，就像做了遍 CT 似的。”

“血糖、胆固醇指标也能说得清清楚楚，像做了一次医学化验。”

“他的诊断就像开动了多台仪器，同时工作。”

.....

当人沉浸到一种事物中时，时间的流逝往往难以察觉。我对脉诊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兴趣，使我忘记了自己是个盲人，也完全忽略了时光的飞逝。从 1973 年到 1978 年，我在东北整整工作了五年，也对脉诊研究痴迷了五年。在这五年里，我饱尝了失败的痛苦，也真实地体验了成功带来的喜悦，然而，使我感受最深的是，每当我遭受挫折不能自拔时，总有许许多多好心人出手相助。正是他们那敦厚豪爽的品格，包容万物的胸怀，纯真、善良的人性光芒，温暖了我的心灵，鼓舞我满怀对人生的美好憧憬，在脉诊研究的道路上无畏前行。

屈指算来，自 1973 年开始研究脉学至今已经快四十年了。在近四十年的临床实践中，我诊治国内外患者近二十万人次，诊断准确率均达到 85% 以上。

我先后出版了《脉诊新法》、《金氏实用脉学》、《金氏脉学》和《我的脉学探索》四部脉学专著。

自我的前三部脉学专著出版以来，很多读者给我打电话、写信，要求我把自己的脉学研究经历写一写。那时，我正在写我的第四部脉学专著——《我的脉学探索》，于是，我便在这部书的前言中介绍了我的研究经历。《我的脉学探索》出版发行之后，又有许多读者纷纷写信，要求我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写一部传记小说，这可让我为难了。我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医

学科研和医学教学工作。写个教学教案，写篇学术论文，甚至写本专业著作还能勉强为之，写小说我可就是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了，可读者们热情很高，一定要我写，我不愿辜负大家的好意，也只好试试看了。有了写作意向，接下来考虑的就是书名，叫什么呢？我回忆着自己的生活历程和脉学研究过程，突然，两次令人心碎的爱情经历在我脑海里浮现，这两次有缘无分的爱情一直让我心痛。上天真是无情，天若有情，我的眼睛就不会失明；天若有情，爱情也不会如此捉弄我。对，书的名字就叫“天若有情”。一开始，大家都说这个书名不错，可我认真思考之后又觉不妥，这部书主要写我的坎坷人生，感情故事只是其中的几段插曲，不能全面反映主题，所以否了。随后我想，自我眼睛失明以来，一直在生活的道路上苦苦追求，要不书名就叫“追求”吧。朋友们说这个名字有些俗，而且太宽泛。是啊，追求什么呢？我是个盲人，一直在黑暗中摸索，深知光明的可贵。仔细想想，给我生活带来不便的是失明，阻碍我事业发展的是失明，差点夺去我当医生权利的还是失明。可以这样说，盲人最恨的是黑暗，最渴望的是光明，光明对一个盲人而言，简直就是生命，如能得到，他宁可用一生去追求，要不，书的名字就叫“执著光明”吧，于是“执著光明”就成了这部传记小说的书名。书名有了，接下来就是写作前的准备。

我是临床医生，又是科研工作者，我的主要工作是给病人看病、做脉诊研究，传记只能在业余时间写。经过认真思考，我给自己定了三条原则：一是上午的接诊时间不能变，二是脉诊研究不能放松，三是传记小说也要写好。原则定下之后，我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一边回忆，一边翻箱倒柜寻找那些过去留下来的、残缺不全的日记本和脉诊研究资料。

回忆，是心灵上的再一次经历与煎熬。经过半年多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之后，2007年“五一”节，我终于动笔了，我计划用四年时间完成写作。

快四十年了，往事已变得模糊不清。每个夜晚，我都把自己囚禁在一个小房间里痛苦地回忆，残存的记忆在怀疑中不断被求证，光明与黑暗的日子在迟疑中时隐时现，渐渐地，渐渐地，生活中那些痛苦的、欢乐的、模糊不清的往事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但是，写作并不一帆风顺。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又不曾系统学习过写作，写出的文字总是让人觉得枯燥无味，词不达意。没办法，只好一次次删掉重写。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不停地删，不停地写，可一段满意的文字也没写出来。我泄气了，想放弃，可又有些不甘心——谁一出生就会写作呢？保尔·柯察金学过写作吗？但他不仅能写小说，还写出了举世闻名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再说，我只是眼睛看不见，海伦·凯勒不仅眼睛看不见，还又聋又哑，她能写小说，我咋就不行呢？思想上想通了，心也慢慢静了下来。

我回忆着过去，留意着现在，也想象着将来，开始一桩桩一件件讲述着我所经历的一切，慢慢地，思路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开阔，叙述也一天天流畅起来，我终于进入了写作状态。每个晚上，每个周末，每个节假日，我都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子里不停地回忆，不停地敲击键盘，用文字把一个个瞬间串成故事。小屋里又闷又热，蚊虫也乘虚而入，我汗流浹背，奇痒难耐，但仍默默忍受，继续忘我地写作。

随着时光的流逝，文稿也在不断增厚，每当我用手抚摸着这些书稿，我总是深深感念记忆中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亲密的、熟悉的，甚至是陌生的人，是你们让我深刻地感受到黑暗与光明的内在交融，并让我有了在黑暗中不断寻求光明的勇气。

时光如白驹过隙，两年半的时间在思考与回忆中转瞬即逝，2009年9月，传记的上部终于顺利结稿了。四十六万多字，九百多个日日夜夜，敲完最后一个句号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读到这些故事时，你可能很难相信其真实性，但，这真的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流着泪，忍着痛苦，顶着压力，听着流言蜚语，在许许多多好心人的搀扶下一步步走过来的艰难人生，是一种旁人也许永远都无法完全体验的心路历程。通过这些故事我想告诉你，人的潜能何其之大，很多看似很难做，甚至是无法做到的事，只要不畏艰难，勇往直前，你就会发现，你不仅能做到，而且能做得很好。



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段话：人活天地间，毫无道理可言。有的人来到这世上，就像应邀参加了一场盛大的宴会，一辈子山珍海味，美酒佳人，衣冠楚楚，步履逍遥，最后将名字刻进一座豪华体面的大理石墓碑“永垂不朽”了；而有的人来到这世上，不像是从娘胎里生下来的，倒像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一辈子缩着脑袋，绷着神经，过着狼狈不堪、四面楚歌的日子。我不敢，也不想奢求前者，但却比后者幸运得多——我付出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有家，有业，有朋友，有房子，又不乏执著追求的精神。对我而言，一台电脑、几包香烟、一间小房子、一种执著一生的精神，这些就足够了。

按照原定计划，从2009年10月我要开始写作书的下部，可没想到，随着脉诊研究的步步深入，研究成果也进一步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2009年10月底，已经五十九岁的我又调入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工作。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专门为我成立了脉学研究所，随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又在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为我组建了“金氏脉学流派传承工作室”。这样一来，我的工作更忙了，我不仅要从事临床工作、带学生，还要搞科研，整天忙得团团转，写书的事也只能暂时放下了。下部写不成，又不好无限期地后延，所以只好先将上部作为一本独立的书出版。上部书稿只写到1978年，其实，1978年回到山东之后的故事更多，更精彩，而且，我的主要成就也都是在这期间取得的，真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继续为你讲述这些故事，也希望读者以及始终关心和支持我的书稿写作的朋友给予谅解。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去寻找光明。”多少年来，我一直在黑暗中不停地求索，苦苦地追寻。对我而言，脉搏就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是沉淀于心灵深处的一缕柔细而坚韧的情感，使我久久沉迷，并将继续沉迷一生。

当光明离开我的时候，我不得不面对黑暗；当光明再次降临的时候，人生的价值就在这里了。这，就是我的一切。

#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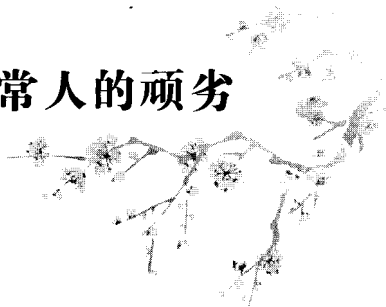
## 上册

- 1 童年，超乎常人的顽劣
- 13 跟先生姥爷学医
- 29 上学
- 50 我失明了
- 60 在盲校我学会了独立生活
- 76 工作了，又辞职
- 89 我上高中了
- 96 再求学，历尽艰辛
- 107 拜师学艺
- 133 闯关东
- 153 我当上了处方医生
- 174 初踏脉诊之路
- 190 勇探癌魔
- 202 挨打风波
- 222 祸不单行
- 249 恩师离开了我
- 269 双子河拜访名医
- 286 爱情森林

## 下册

- 299 小雨就这样走了
- 321 小雨留给我的信
- 334 引火烧身
- 352 定位诊断又有重大突破
- 362 给小雨扫墓
- 367 吴医生要回中医科
- 375 春 游
- 389 小梅累病了
- 407 意外收获
- 417 爱情受挫
- 440 亲事告吹
- 471 抉 择
- 493 我结婚了
- 516 一颗痴情的心
- 532 婚后波折
- 557 游子要回家
- 574 尾 声

## 童年，超乎常人的顽劣



1951年1月5日，也就是农历庚寅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马桥乡的金庄。

桓台县位于山东半岛中部，地处鲁中山区和鲁北平原的结合地带。这里是人类早期生活、居住的地区之一，境内的一些人类文化遗址出土了中国迄今最早的甲骨文。桓台周朝属齐国，秦归齐郡。公元前206年设县，取名西安县。因境内有齐桓公戏马台遗址，1914年更名为桓台县，原属惠民地区，1983年隶属淄博市。

桓台人杰地灵，历史上名士辈出，有战国时的鲁仲连，有西汉初“齐诗学”的创始人、博士辕固，有明代兵部尚书王象乾和医药学家、《二如亭群芳谱》作者王象晋，还有清代文学家王士禄、徐夜，刑部尚书、一代诗宗王士禛，武功将军王振隆。新中国成立后，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毕庆堂，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苗海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彭真等。数以百计的政界、科技界和文

艺界的杰出人才使桓台这块古老的土地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桓台县的马桥乡（即现在的马桥镇）有个金庄。金庄南靠乡政府所在地——马桥村，北靠小清河，西北面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清纱湖。据说金庄的由来就与清纱湖的传奇故事有关。

清纱湖湖面广阔，西接邹平、章丘的“白云湖”，东连桓台、博兴的“锦秋湖”，自西向东绵延几百里。古时候，这一带没有旱路相通，西起济南，东至博兴，只能坐船往来。

湖中有个小岛，叫湖心岛。相传，在很早很早以前，岛上住着一个叫金小的年轻小伙子。金小父母早亡，一个人住在岛上以打鱼为生。他很勤劳，也很善良，每天起早贪黑地捕鱼，可除了交租之外剩下的钱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有一天下午，他上岸给当地财主“小霸王”家送鱼，无意中却发现倒进财主家箩筐的鱼里有一条小金鱼，眼里含着泪，金小心软了，就想把这条小金鱼放回湖里，可财主的管家“二赖子”说啥也不干，他说，鱼倒进了他的箩筐，就是他的了，金小要放生，就得拿五两银子来买这条鱼。金小家里穷，实在拿不出，只好当场写下借据，“二赖子”才允许金小把小金鱼放回了湖里。从此，金小就欠下了财主家五两银子的债。金小无力偿还，利滚利，时间长了，就成了一笔永远还不清的账。从那以后，“二赖子”带着家丁天天上岛逼债，金小被逼得走投无路，正要悬梁自尽，湖神的儿子上岛救了他。原来他放生的那条小金鱼正是湖神的小女儿。为了感谢金小，湖神不仅拿钱让金小还清了债务，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湖神知道金小不适应水下生活，就请神笔马良在清纱湖的东南岸上为女儿和女婿画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庄园。庄园的墙是金的，树是金的，房子也是金的，就连庄园里的路也是用金砖铺成的。远远看去，金光灿灿，周围人都说这是个金庄。从那以后，“金庄”这个名字就叫响了，一直传到今天。到现在，金庄仍然是桓台县最大最富有的村庄。

农历庚寅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出生在金庄。金庄有一千三百多户人家，90%以上的人家都姓金。整个金庄被一条无名的小干河分成西南和东北两部分。西南部分叫前金庄，东北部分叫后金庄。当时的后金庄有前街、后



街和河东街。我家就在后金庄的前街。前街有座雄伟壮观的大门,称前大门。前大门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系金氏七世祖的亲外甥——乾隆年间兵部尚书袁守侗为金氏族人所建。大门建筑结构按古建筑时风,雕梁画栋,古色古香。相传,金氏七世祖的干儿子——乾隆年间的宰相刘墉来此为之祝寿时,曾写下一副对联。上联曰:千丈乔木秀而野,下联曰:一道清泉清且甘。这副对联充分描述了当时金庄水秀林葱的优美景色。

我的十八岁之前的岁月基本上是在故乡度过的,尤其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我的超乎常人的顽劣在金庄这块土地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还有色彩,我眼盲之前所看过的所有色彩,当然也是我一生中关于色彩的全部记忆,背景都是金庄;更重要的是,我的脉学道路的滥觞也正是在这里,在金庄这个鲜为人知的村庄里。

我家有九口人,父母亲,还有我们兄弟姐妹七个。我排行老五,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我出生时大哥已经十九岁,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独自到外面找工作去了。大哥是个忠厚老实人,出去不久,就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他省吃俭用,每年都能给家里寄回几十块钱。

那时家里很穷,全部家产只有两间简陋的西屋和三亩薄地。一家九口人挤在两间破旧的草屋里,三亩薄地收成又低,父母除了抚养我们七个子女外,还要跟叔叔一起赡养爷爷和奶奶,单靠地里的收入根本难以维持生计,所以父亲和我二哥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给人家打短工。大姐比大哥小两岁,她和二姐一起跟母亲在家里纺棉花,把买来的棉花纺成线卖出去,从中赚点零花钱。由于父亲勤劳,母亲能干,加上哥哥、姐姐们一起忙活,慢慢地,我们的家境好了起来——新盖了四间北屋,原来那两间漏雨的西屋通过整修也不再漏了,这在村里就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但是,由于盖房和修房欠下了大笔外债,更加重了父母肩上的担子。为了还债,除了拼命干活挣钱之外,还要节衣缩食。好在母亲很会安排生活——衣服、鞋袜破了补一补,炕上的铺盖也是补丁摞补丁,但都洗得很干净。秋收农忙时,父亲和二哥在地里干活累,母亲就让他们吃得好一



些——吃纯玉米面的窝头和咸菜，我们在家里的人吃糠饽饽（即用二分之一的玉米面或是高粱面加上二分之一的谷糠蒸成的饼子）；冬天农闲时，出外干活的父亲和二哥能吃上糠饽饽，我们便只能靠胡萝卜和野菜粥充饥了。

我的父亲金树春是一位典型的庄稼汉，中等个头儿，一张黝黑的长方脸，说话声若洪钟，走路总是一阵风。他心地善良，待人诚恳，在外面从不跟人争长论短，是村里公认的忠厚老实人。可在家里就不同了，父亲不仅脾气暴躁，对子女的管教也十分严格。我从小特别淘气，父亲那双暴满青筋的大手在我童年的岁月中不知多少次结结实实地打在我的屁股上。但打我的这双手又特别的灵巧，不仅能种庄稼、烧砖窑，还能做一手漂亮的家务活——我们家的鞋底几乎全部是由父亲的双手纳出的。母亲金杨氏，是千千万万农村妇女中的一员，瘦高个儿，大眼睛，瓜子脸，白皮肤，勤劳贤淑。与父亲相比，母亲的性格温柔得多。每当我闯了祸要挨父亲巴掌时，母亲总是及时地挡在中间，有时父亲收不住手，母亲便替我挨了耳光，为的是争取时间让我跑得远一些。我记事时，皱纹已悄然爬上母亲的额头，但却没有放慢她一直忙碌的脚步。

我打从娘胎里就长得小，据说出生时还不到五斤，又瘦又黑，但很结实，见到我的人都叫我小黑蛋，叫的人多了，“黑蛋”便成了我的名字。母亲说我从小就是个巴结命，不到一岁就会走路，说话也比一般孩子早。两岁多的时候，家里的大人们下地干活，母亲就让我自己在街上玩。大人们干活的地离家特别远，早上带着饭去，晚上很晚才能回来，母亲就把我的午饭放在邻居家，到了吃饭的时候，我自己会跑到邻居家拿我的那块纯玉米面窝头，一边吃一边跑到街上跟小伙伴们玩耍，一不小心，窝头就会被大孩子抢走。有时邻居看见了，就会再拿块糠饽饽给我；要是没人看见，我就要饿一下午的肚子，直到躺在路边的草堆里睡着。等下地干活的大人们从地里回来，每次母亲都是先回家把饭做好，才让姐姐出来找我回家。

除了家里人之外，还有一个人让我觉得像至亲一样温暖，那就是“上



海姐姐”。

上海姐姐是邻居家保国大哥的女朋友。保国大哥在上海教书，暑假就会把漂亮的上海女朋友带回来。保国大哥的女朋友是个幼儿教师，不但人长得美，心地也很善良，她脾气好，说话很温柔，对村里的孩子们特别好，孩子们见了她，都喜欢亲切地称她“上海姐姐”。

那时农村的孩子没什么玩具可玩，整天不是扒土玩，就是和泥巴，身上总是脏兮兮的。家里有人管的孩子每次吃饭都要洗手，衣服脏了能及时洗，穿得就干净些，手也不那么脏。我就不行了，由于家里穷，父母和哥哥、姐姐们每天都要下地干活，很晚才能回来，加之我本来就不爱干净，家里没人管，我就更自由了——整天不洗手、不洗脸，土里滚，泥里爬，不仅衣服又脏又破，两只小手也总是沾满了泥巴。爱干净的人见了我就躲着走，姑娘和小媳妇们穿得干净，更怕我抓她们的衣服，一看见我就跑得远远的。不知为什么，她们越是躲我，我就越想把泥巴抹到她们的身上。上海姐姐每次看见我用手和泥巴，就会皱起眉头用一块洁白的手绢捂上嘴，但是并不躲。我就欺负她，使劲往她跟前凑，趁她不注意，就一把把泥巴抹到她一尘不染的花裙子上。上海姐姐脾气真好，尽管我多次往她身上抹泥巴，可她从来没骂过我，也没告过我的状。一天中午，她正在井边洗衣服，我悄悄凑过去，又一下把泥巴抹到了她的胳膊上。她赶紧用水冲洗干净，回头看看我，说：“小黑蛋，你的衣服太脏了，快脱下来姐姐给你洗洗。”

“不，我不洗。”说完我转身就要跑。

上海姐姐一把抓住我的手，温柔地说：“小黑蛋，你的衣服这么脏，穿在身上多难受啊，快脱下来我给你洗洗。”说着就站起来帮我脱衣服。当她脱下我的裤子，看到我又红又肿的屁股时，惊讶地问：“小黑蛋，你的屁股是怎么了？”

“我爹打的。”

“大叔为什么打你？”

“昨天中午我往你裙子上抹泥巴，保国大哥告了我的状，晚上我爹就

把我打了。”

上海姐姐看着我红肿的屁股，眼泪一下子就涌满了眼眶，她把保国大哥喊过来，指着我的屁股，气愤地说：“保国，亏你还是个教师，小黑蛋这么小，不懂事，在我裙子上抹点泥巴，你就去告状，你看大叔把小黑蛋打成了什么样子！”

保国大哥用手摸了摸我的屁股，大概也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分了，抱起我说：“小黑蛋，大哥不知道大叔会打你，对不起，不过你以后要好好听话，不要再往别人身上抹泥巴了，好吗？”我点头答应，见我点头，保国大哥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糖塞到我嘴里，算是对我的一点补偿。

从那以后，我跟上海姐姐成了朋友。她一有空就带我到田野里玩，我也不再往她身上抹泥巴了。在我对色彩不多的记忆里，上海姐姐的身影一直是那样的鲜艳，令我终身难忘。她的美丽，她的善良，还有她的温柔，以及她上海女子的身份，都那样强烈地吸引着我这个贫穷乡村里的“小黑蛋”。机缘何其神奇，以至若干年后，我竟然又在德国见到了早已移居美国的白发苍苍的上海姐姐！当然，这是后话。

因为我的异乎寻常的顽皮，在七个子女中，父亲打我最多。童年的岁月，似乎就是在不断地惹是生非和不断地挨打中度过的。

父亲对外人虽然很宽容，但对我们要求却特别严，只要我们犯了错，哪怕是一丁点的错，他也绝不放过。记得有一次，我偷拿了邻居家一把小刀，父亲知道后十分恼火，不仅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还要亲自陪我给人家送回去并赔礼道歉。我从小自尊心就很强，脸皮也特别薄，生怕父亲当着人家的面打我，让我难堪，所以说啥也不肯跟他去，只想一个人偷偷地送回去，但父亲很坚决。

母亲见我难为情，过来帮我说情：“孩儿他爹，黑蛋偷人家东西是不对，可他已经知错了，就让他自己送回去吧。几分钱一把的小刀也不是什么大事，你干啥让他当着人家面丢丑呢？”

父亲一听，更恼火了，说：“小时敢偷针，大了就偷金！现在不让他丢小丑，将来就要丢大丑！这可不是小事。”